

尚書卷第九

洛誥第十五

周書曰公孔氏傳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

經營成周使來告卜

召

先相宅卜之周公自後至經營作

洛誥

誥王告以居洛之義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

復子明辟

周公盡禮敬言我復還明君也

歸政而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

如往也言

少不致及知天始命周家

予乃胤保太相東



土其基作民明辟我乃繼文武安天下之道

之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致政在冬本其春

定都之意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瀍水西

惟洛食我使人卜河北黍水上不吉又卜澗

先墨書龜然後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倅

來以圖及獻卜今洛陽也將定下都遷殷頑

圖及獻所卜吉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成王尊敬周公

畫

而受其言述而美之。言公不敢不敬。公既定天之美來相宅其作周以配天之美。公既定

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言公前已

定宅遣使來來視我。以所卜之。公其以予萬美常吉之。居我與公共正其美。

億年敬天之休。公其當用我萬億年敬天之

遠拜手誓首誨言。成王盡禮致敬於周公曰

王康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言王當始

秩。祀以禮典祀於新邑皆次予齊百工。俾從王

于周。予惟曰庶有事。我整齊百官使從王於

幾有善善今王即命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紀王今

就ツ行ハ王命於洛邑日當記人之功尊人亦當

用功大小為序有大功則列大祀謂功施於

民惟命曰汝受命篤弼丕視功載乃汝其悉

自教工惟天命我周邦汝受天命厚矣當輔

新即政其當盡自孺子其朋孺子其朋慎其

往少子慎其朋黨少子慎無若火始酸酸厥

攸灼敘弗其絕言朋黨敗俗所宜禁絕無令

灼然有次序不其絕事厥若彝及撫事如予

曲禮五官
致百曰享
正百飲也
也飲也

惟以在周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往新

邑評嚮即有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

辭往行政化於新邑當使臣下各嚮就有官

譽之辭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子嗣父祖之

其美業位惟當終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汝為王其當敬

識百君諸侯之奉上者亦識其有違上者奉

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

尚書

卷

民

禮記卷七

三

言人君惟不役志於奉上則凡人化之惟日
不奉上矣如此則惟政事其差錯悔慢不可

治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理乃惟孺子頒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棊民彝

我為政常若不暇汝惟小子當分取我之不
暇而行之聽我教汝於輔民之常而用之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
汝乃是不覆乃時惟不永哉汝乃是不勉為

長哉欲其必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勉為可長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

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汝
乃命厚次序汝正父之道而行之無不順汝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

汝往居新邑敬行教化哉如此我其退老明
教農人以義哉彼天下被寬裕之政則我民

周公隱居於列里之間以養人而教之我

也

也

無遠シ用シ來シ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成王順周

言皆來シ之自輔言公當明安公稱不顯德以予小子盛

揚文武烈業本子襄揚文武之業而奉順天奉荅當

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又當奉當天命以和

衆惇宗將禮稱秩元祀咸秩無文厚尊大禮

皆次秩無禮文而宜在惟公德明光于上下祀典者凡此待公而行

勤施于四方言公明德光於天地勤政施於

之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四方旁來

敬

礼

尚書

卷

當

道以迎太平之政不迷惑予冲子夙夜忘祀

言政化由公而立我童子徒早王曰公功業

起夜寐慎其祭祀而已無所能王曰公功業

迪篤罔不若時下無不順而是公之功

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退坐之

後便就君於周命立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

亦未克救公功禮禮未彰是亦未能撫順公

之大功明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助我其

不可去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將助我其

今已後之政監篤我言詛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政事衆官委任之言詛保文武受民亂為四

輔大我安四維之輔明當依倚公之為王曰公定予

往已公功肅將祗歡言往至洛邑已矣公功

咸敬樂公功無困哉我惟無斃其康事公

勿替刑四方其世享我惟無厭其安天下事

公勿去以廢法則四周公拜手誓首曰王命

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留言王命我來承

安汝文德之祖文王所受越乃光烈考武王

弘朕恭於汝大業之父武王大使我孺子來

尚書

五

治

相宅其大惇典殷獻民少子今所以來相宅

常於殷亂為四方新辟作周恭先言當治理

政化為四方之新君為周家見恭敬之王後世所推先也曰其自時中又

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日其為用是土中為

乃有成王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如也惟王

答其師作周孚先我祖以衆卿大夫於御治

當其衆心為周家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立信者之所推先

評來於殷乃命寧我所成明子法乃蓋文祖

考

中是文武使已來慎教予以秬鬯二卣曰明

禋拜手稽首休享周公攝政七年致太平以

文武以美享既告而致予不敢宿則禋于文

王武王言我見天下太平則惠篤叙無有違

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汝為政當順

使有次序無有遇用患疾之道者則王使倅殷

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王使殷民上

序則萬年之道民其長觀我戊辰王在新邑

酒之必也

亥月十三

子夏月十三

丑月十三

寅月十三

仲冬月十三

成王既受周公誥遂就居
洛邑以十月月戊辰晦到
烝祭歲文王駢牛

一武王駢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其後祭歲月夏之仲冬始於新邑烝祭故曰烝

也特加文武各一牛告白王賓殺裡咸格王

入太室裸王賓異周公殺牲精意以身文武

告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王為冊書使史逸

神告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伯禽封命之書

文武受命惟七年言周公攝政盡此十二月

尚書

六

本元ナ

年天下太平自戊辰以下史所終述

多士第十六

周書

孔氏傳

首

成周既成

洛陽下都

遷殷頑民

殷大夫士心不則德義之經故徒近

王都教誨之

周公以王命誥

稱成王命

作多士多

士

所告者即衆士故以名篇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

告商王士

周公致政明年三月始於新邑洛用王命告商王之衆士

王若

曰爾殷遺多士

順其事稱以告殷遺餘衆士所順在下

弗弔旻

天大降喪于殷

稱天以愆下言愆道至者殷道不至故旻天下喪亡於殷

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言我有周受天佑助

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天命周致王者之誅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天佑我故

服我弋取也非我敢取殷王命乃天命惟天不界允罔亂弼

我我其敢求位惟天不右與信無堅固治者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惟天不與紂惟

我周家下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德可畏之効我聞曰上帝引逸有

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言上天欲民長逸樂

有書

樂故天下至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決有

辭天下至戒是嚮於時夏下背棄桀不能惟

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惟是桀惡

廢無所念聞言不佑其惟乃命爾先祖成湯革

夏俊民甸四方天命湯更代夏用自成湯至

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自帝乙以上無不顯

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主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湯既革夏亦惟天

其祭祀言能

宗廟社稷

亦元

大湯既安治於殷

家諸王皆能夏念祭祀無敢失在今後嗣王
天道者故無不配天布其德澤在今後嗣王

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後

王紂大無明於天道行氏虐天且忽之誕淫
况曰其有聽念先祖勤勞國家之事乎誕淫

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言紂大過其過無觀

暴亂甚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是紂惡

故下若此大惟天不界不明厥德凡四方小

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惟天不與不明其德

喪滅無非有辭於天所王若曰爾殷多士今

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

周王文武也大神奉天事言明德恤祀

有命曰割殷告勅于罔

天有命命周割絕殷命告正於天謂既克

紂柴於牧野告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

適言天下事已之我周矣不貳之他予其曰

指紂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 我其曰惟汝大無法度謂

紂無道我不先動誅汝予亦念天即于殷大

亂從汝邑起言自召禍戾肆不正 我亦念天就於殷大罪而加王曰

馘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 衆士我惟

汝未達德義是以徙居非我一人奉德不康

寧時惟天命我徙汝非我天子奉德不能無

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汝無違命我亦不敢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所言汝

知殷先世有冊書典籍今爾又曰夏迪簡在

王庭有服在百僚簡大也今汝又曰夏之衆

服職在百官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

于天邑商言我周亦法殷家惟聽用有德故

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我循殷故事憐愍

汝故徒教汝非我罪咎是惟天命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

大降爾四國民命昔我來從奄謂先誅三監後伐奄淮夷民命謂君也

大下汝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謂誅四國君

臣我宗多遜四國君叛逆我下其命乃所以明致天罰今移徙汝於洛邑使

汝遠於惡俗比近臣我宗周多為順道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

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所以徙汝是我所欲殺汝故惟是教

命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尚書九

今我作此洛邑以待四方無有遠近無所賓外亦惟爾多士攸服奔

走臣我多遜非但待四方亦惟汝眾士所爾當服行奔走臣我多為順事

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汝多為順事乃

止居以反所生誘之事爾克敬天惟界矜爾能

敬行順事則為天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所與為天所憐

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射汝不能敬順其罰

本土而已我亦致天今爾惟時宅尔邑繼尔

居尔厥有幹有年于兹洛汝今汝惟是敬順居

為則汝其有安事有豐年於此洛邑爾小子

言由洛修善得還本土有幹有年乃興從尔遷

予乃或言爾攸居也我乃有教誨之言則汝

所當行

無逸第十七

周書

孔氏傳

周公作無逸中人之性好逸無逸成王即政

故以所戒名篇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子之

所在念德其無逸豫君先知稼穡之艱難乃

從

尚書

十一

逸則知小人之依稼穡農夫之艱難事先知

所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

稼穡之艱難視小人不孝者其父母躬乃逸勤艱難而子乃不知其勞

乃該五且又既詆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シカラサル

小人之子既不知父母之勞乃為逸豫遊戲乃叛謗不恭已欺欺詆父母不欺則輕侮其父

母曰無所聞知古老之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

中宗尊其德故猶中宗本元嚴恭寅畏天命自度

言太戕嚴格恭敬治民祗懼不敢荒寧為政

解

畏懼不敢肆第廿六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以敬

故得壽考之福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武

其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作其即位乃或是稼稼與小人出入同事

亮陰三年不言武丁起其即王位則小乙死

著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在喪則其惟不言喪畢變

言則天下知亦法中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

時或怨人善謀設國至于小大之政肆高宗之

享國五十有九年高宗為政小大無其在祖

福

和

三合
ラハレロ

尚書

第廿二

申不義惟王誓為小人湯孫大甲為王不義

之作其即位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

不敢侮鰥寡在桐三年思集用光起就王位

能安順於眾民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太甲亦以知小人之依故得久年此以德優

功故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從是二三王各義

則逸豫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言與小人

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過樂謂之耽

耽

荒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以耽樂之故從是

考者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三四年高者

十年下者三言逸樂之損壽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

王王季克自抑畏太王周公曾祖王季即祖

命將說文王故木其公祖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文王節

衣服以就其安人之功以徽柔懿恭懷保小

民惠鮮鰥寡以美道和民故民懷之以美政

寡之自朝至乎日中晷不遑暇食用咸和萬

民從朝至日朕不暇食思文王不敢盤于遊

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不敢樂於遊逸田

以待之故以正道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周公曰嗚呼繼

自今嗣王繼從今已往則其無淫于觀于

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所以無敢過

正身田獵者用萬民當惟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

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敢自暇

樂後日ヤニト云立夫耽樂者乃非所以教ル民非所以順天是人則大有過矣無若殷王

受迷亂シラ酗于酒德シ共ニ心迷シ政亂シ以テ醜酒シ為レ德シ

戒嗣王シ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ル

告胥保惠胥教誨ツジ猶相道告相安順相教誨カスニシレシヤハアヒ

以義民無或胥ル講張為幻シ講張シ詐也君臣以ル

有相欺詐アヒ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アヒ

之正刑至于小大シ此其不聽中正之君人乃シ

之正法至于小大無不シ民否則厥心違怨否シ

則厥口詛祝君變亂正法故民否則其心

上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申第七十五

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言此四人皆蹈

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其有

言小人怨詈汝者則大自敬德增脩善政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

不啻不敢含怒其人有過則曰我過百姓有

四王不啻不敢含怒以罪之言常和悅此厥不聽人乃或譟張

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此其不聽中

誑惑之言小人怨滅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

寬綽厥心則如是信讒者不長念其為亂罰

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信讒含怒

則天下同怨離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之叢聚於其身視此亂罰之禍以為戒

尚書卷第九

經二千一百十五字
注三千五百六十六字



法書卷第... 三十五百六十五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蘇...

1002332102

